



論事明確而法

擬處內外官文任之法疏

許國

度井然只言資格
苛細之不足以成
久任而一正一反最
為痛徹至所以成
其文任處止篇
末數語自是確
當此等疏議絕
勝歐蘇諸劄
子

謹疏為計處內外官文任以禪治安事臣竊惟堯舜在上
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類皆聖賢然水土刑教禮樂工虞
終其身各專一事而考績之法要以九載蓋其任專且久
矣唐虞以來立賢無方往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
布衣即卿相何資格之拘蘇雖方命尚曰試可過或在辟
尚曰議能何苛細之責拘資格責苛細未有能久者也官
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持議之臣孰不曰文任然而任竟
不能久者其故何也臣愚以為咎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

資而升其等級太繁等級繁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
又資及矣或有人而無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
無其人勢且速下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秉傳官人者
如行筭是以官徇人非為官擇人者也人各有所長全才
者寡每事盡善雖堯舜或猶難之而今以苛責于人舉一
事未見端緒彈糾之臣伺察之吏已交目而視其後故其
勢亦不能久臣愚以為不責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
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超迁而責效者務持体臣不
敢遠引請即近事論之祖宗朝仕者或先超遷而後久任
或先久任

此正不拘資格處

而後超遷周文襄以長史于肅愍以御史俱遷侍郎王
端毅以御史遷都御史此先超迁而後久任者也陸布
政瑜迁尚書何知府文淵迁侍郎陳知州璉遷知府知
府遷按察使已又遷通政使此先久任而後超遷者也
夫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
正德中言官論列其已事可考已頃者臺諫以風聞言
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攘袂奮擊即老成長厚者方
且重足屏息喋不得施用深計未效而指擿已及昔月
未報而程督遽加何況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文法紓

正言苛責之不
可久任

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冀
車之安行而策其駟也臣愚以為持大体而后可以責實
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臣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
是而之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
要于郡縣之長邊鄙之帥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
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
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儲猶有說也至于中
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郡縣吏或否
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而外官

則否此所謂舛也夫銜清秩美官者之所愜也則以愜而
久地間戢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
民關利害係輕重當煩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若規避覲于
速廷官人者以官徇人不為官擇人願宜久而反不能久

大意只此數語
自爾精確

不謂之舛可乎臣愚以為宜均內外之勢審輕重之宜處
正專任責重此不可不久者無論內外令趨廷而久任以
待異才庶僚任分責輕可以久可以無久者無論內外令
序廷而遞任以容常才容常才者有缺則遷待異才者苟
未得其人姑令參佐署事而虛缺以俟如此然後可以行

趨廷持大体而議文任矣。惟上裁察下部臣議。

篇中條次六事

利弊如指諸掌但愚見以保
幸推讓其充必流于植黨而
稍礼刀筆根史則二三無賴子且
鮮衣怒馬而楊
一車縉紳頡頏
矣或屬塗美
之說在

擬條陳銓衡事宜疏

許國

臣某謹奏為條陳銓衡事宜以裨吏治事。臣聞臯陶陳于
帝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夫安民之惠
而先以知人之哲，則天下之急務可知已。蓋治忽在庶官
而簡任在吏部，故吏部注選是曰銓衡。夫銓衡者，持平以權
物者也。其為鈞為石為兩為銖，隨物低昂而輕重不爽焉。
天下之治自米鹽瑣屑以至幾務鴻鉅孰非人為之者。各
部所司治法也，而吏部所司則治人也。傳曰：有治人無治
法。人之才品不同譬之桑楈棗椹椀短長小大用各有宜違

其宜而用之。非直曠事。抑且為棄人矣。故善用之。即株橛奏功。不善用之。雖梗楠無以自效。何則。枉其材也。然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古之治天下者。在知其能。知人者。而用其能。用人者。固知一人。而人各進其所知。用一人。而人各當其所用。天下治矣。後世不務能。故知而用之。難。乃一切取辨于資格。稍稍出于資格之外。輒自以為嫌疑。而人亦共嫌疑之。苟資格而可也。則按籍叙名。一吏之任耳。惡在其為銓衡之重哉。今資格既定。誰敢紛更。臣竊以為一定者。法變通者。人假令吏部者。漫無可否。而惟資格之

循是衡而無權也。徒破資格以徇其私。而可否倒置。是持衡不平也。持衡不平。則有國典在。若資格之外。或有可變而通之者。要不當以一人之嫌疑。規避于其間。蓋非權無以用其衡也。謹據愚見。條列六事。以備採擇。一曰止襍例。夫襍例之興。始于何時。在洪武永樂中。未聞有此計事之臣。不為國遠慮。而從苟且目前之策。遂使鬻爵之令。行于清時。臣竊悼之。周官生財。豈無其道。柰何以時詘而輕名器。且官以命賢。非為富也。科貢吏員。三途並用。歲有定數。其所進之人。與所缺之官。相等。故仕無冗濫。而選法不滯。

自襍例繁興。胥監椽曹。徃徃率以資進。集而需選者。動以千輩。于是正途反壅。貢生典吏。至有白首而不沾一命者。夫此輩皆富豎。為商賈而牟利者也。彼既以利博。官必且以官征利。而國又資其俸給。復其戶丁。蓋倍償之矣。然則國何利焉。甚者中書美選。府事清街。今皆富民與任子。盤據其中。群然坐耗。一無所事。臣以為襍例不止。而欲銓選之得人。是濁其源。而冀流之清。胡可得也。二曰先保舉國初用人。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或從耆民稅戶。人才多出。上所親擢。故得人為盛。其後並

罷。惟重進士一科。及第三人既躡。而居清華之選矣。至于二甲與部屬州守。三甲與評傳行人府推縣令。資格一定。若其固然者。選法則隨缺多寡。先內後外。以次而銓。果盡當其用乎。故偶值其內。雖有龔黃之才。而絕望于州縣。偶直其外。雖有汲蕭之志。而違願于廟廊。臣以為人之所長。固非旦夕之所能辨也。其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著于鄉閭。者必有素矣。故釋褐而後宜。令同鄉而仕者。互為推舉。兼

建議殊佳。但者必有素矣。故釋褐而後宜。令同鄉而仕者。互為推舉。兼既通籍金門。則鄉之薦紳。方令保任。吏部明著其等量才銓授。勿以資格拘焉。其惟舉汲。傾蓋是快。即弛不檢之。士明知而明文。

所不及者。然後以次而銓。庶于注選之中。稍寓辟舉之意。

口書者多矣
恐未可據以
覆實也

三曰崇推讓。臣聞虞廷命官，濟濟相讓，而有宋盛時，因有舉官自代之制。凡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所司。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其法固善也。今誠倣其意，令陞秩而去者，及老而致政者，病而請告者，並舉一人以自代，而付其表于銓部。雖不必一盡令代之，然異日不次之擢，固可按籍而稽已。且賢才不蔽，而禮讓風行。唐虞之治，豈遠哉。四曰勤咨訪。古之名臣，吐哺握髮，以下白屋，此其心非鬻權納賂也。思為天下得人，而今一官吏部，即閉門謝客，居養高，詞色不少假于人。曰体

固當是不爾，無以避嫌遠疑。夫人患其心未公耳，心誠公矣，人固諒之。何嫌疑之有。天子既付以簡別之任，乃不思吐握自效，而一切務與外人隔絕，將何以審察人才器而盡其所長。臣以為宜弛邊幅而集衆思，庶名實不謬，而注選咸宜矣。五曰均外任。夫攬天下之才，俊入使長_{之出使皆王}臣也。今士大夫悉輕外任，一捧吏檄輒快，以去而銓衡亦自輕之。蓋其禮遇殊絕焉。且夫擁百里之地，膺民社之寄，其德意朝夕可及于下，而一方休戚，閔焉視內任。尤為近民，又其勢得自為，胡可輕也。臣以為一州一縣之長，且

勿遽以書生試。而初任者。第處以內屬外佐。俟歷任有聲。然後廷為。即自內出可也。至于教職。乃人才自出之原。而今之選任。亦太輕矣。遂使乙榜舉人。亦不屑就。而往往以棄老庸流當之。尚安望其為國家尊師道而育人才乎。故教官與州縣並所當重。其禮遇宜視部屬相等。而後久任。超選之法可行。六曰嚴吏胥。夫銓司非久任素練者。事體未必盡諳。故吏胥得緣而為奸。臣以為銓司非獨官宜得人。而吏亦未可輕也。今辦事吏類有頂頭。而銓部尤重者。或至千金。此何為哉。則其弊端可睹已。且吏弊多端。而

官亦或為把持。至于方面入覲。而銓部亦有需索。意稍不得。輒加凌轢焉。若此者。官惡知哉。即知之。亦或有不能禁者。其非所以重儒流而尊體統也。臣以為此等皆當嚴禁。而銓部之吏尤宜慎選。有鄉行者。以充。然後弊端可革。而銓衡可平。今之處吏員。蓋亦甚忽矣。夫人之可任而使者。為其有禮義。廉耻也。吏負辦事。為時官之非。以為役也。柰何分撥各衙門。使執僕隸之役。若此者。可復令在民上乎。廉耻既亡。將何不至。古者用人。固先以禮。如漢舉賢良。有司勸駕。今舉人尚令投牒自進。何有于吏員。吾待吏員甚。

輕而欲吏以魚肚自持胡可得也故吏既慎其選而在當
稍遇以禮乃有仍前為弊者重法不貸蓋不惟銓衡可平
而吏途亦清矣臣所條六事計涉迂踈知不適于用然堯
舜在上得竭芻蕘固不必謨合皋陶而後可陳于前也况
知人安民之訓亦區々生平所誦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
特勅該部議其可否量賜施行不勝惓々謹疏

用忠言疏

沈一貫

刻畫最工而
行文亦員轉
勁銳此唐宋
諸疏之款焉
而不能者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
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
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賁育孰敢以言博死者然而
一有所中若弩觸其机戶捩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寬仁之
主上以藏汙納垢為心下以批鱗料鬚為志非特紆青拖
紫者而後有所建白以無負于明時雖岩穴之夫黎霍之
士亦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于闕廷而願進其辭
說然而言者衆則踈曠日繁聽者久則情思日厭寬大則

徒羨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于日繁之蹟。以不急之義。而棄乎不忍之心。則天下之言有所壅滯。於開而不用。嗚呼。盡忠竭愚。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卷舌。從善轉圜。君之盛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蓋臣觀于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彊復悍拒者。不與焉。上陳五帝。下述三王。以爲是耶。則安于習。而不能變。以爲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實以爲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爲弱。率循常式。下詔求言。短刻長章。以飽蠹。其弊爲固。論說齟齬。以爲大謬。喚而置之。其弊爲輕。意有所樂。

愛有所鍾。法家拂士。持名而爭之。纏糾而不可解。陽聽其言。陰蹈其失。其弊爲溺。侃、諤、逆耳。橫胸欲罪之。則不可也。亦且容之。其弊爲忍。五弊交積。是以雖無彊復悍拒之形。而有其患。今夫江河之所以爲天下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未混。其去浩。大而蛟龍小。而魚鱉順流。奔走奮迅。悅懌而各得其性。苟堰而捍之。停閉滯蓄。則大者傷小者死。騰湧漂蕩。而不可止。世人徒見三門之間。咆勃噴怒。有折鱗禿翼之苗。則以爲停滯者之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于一時。而將見于他日。是以古之聖人開道。

疏通宣洩暗事
上壅滯於關
相喚慮

以求諫慮已而用之包含其非而播布其善若江河之赴
大壑沛乎其莫之禦故君臣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
武之君一或不中固不免于咆哮噴怒而停者亦必至于
決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陛
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顏之士嘗保而全
之肇登大寶拔顯忠良樂聞誠說此天下擢心披肝感激
而思報也又何惧乎人之不言之不用然而不為疏通
宣洩臣恐未免于決潰也今其端見矣惟陛下圖之岩穴
黎藿之臣妄干及此不勝戰慄之至

擬貢禹節儉疏

沈一貫

格調絕類而
京然神色自
減一苛

臣禹跼伏草野行能無狀遭逢聖明召對闕下今臣效其
愚忠陛下幸不加誅責用其言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
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惠貧民黜角觝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臣光祿大夫言效計從道用自尊蓋陛下詢于葛藟以
增虞帝之華四海頌謳比聖茅茨身愈減損道愈巍顯此
臣逢時効忠之秋也臣竇內感輒復有言臣聞昔之君子
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
與民同利上作而下從驩然同欲帖然相守故等威有辨

而民不乱也。臣聞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天子尊嚴有所徵作，敢不輸供，否則刀鋸臨之，故用日益侈而過日益多，群下不敢匡，天子不得聞，又至尊工作，必有需副，用一費百，虛于委藏，奸人乾沒，乘間而作，宮中之百錢，民間之百緡也。可不慎與？上者下之望也，奢者民之欲也。以所望之人，開所欲之路，若決江河而東之，潰不待日矣。故令衆庶無禮讓之節，之儉素之守，爭趨文巧，潛踰為高，鬻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實，以僥稱貸，資未至之財，為當年之歡，寧耐飢渴，以驚綺縠，寧餒父母，以食賓客。

及至流離瑣尾，尚飾虛裝，以欺閭里，抵于敗露，然後強者竄為盜賊，弱者轉于溝壑，流亡邑有，丁口巷絕，皆由驕奢不戢之過也。本朝稱窮黷，虛耗以孝武皇帝為言，然臣聞孝文皇帝時，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錢盡續以少府經費，不常紊亂，無割蓋已然矣。庶民賣僮者，繡衣絲履，內之閑中，穀紕黼黻，以被墻屋，庶人帝服，優倡后飾蓋，賈誼生先朝，已為太息，使及見今，悲宜何已。此臣日夜腐心欲救而力不逮者也。陛下幸察臣言，不難貶損，以先四海，然非大改觀聽也。今關東流民，歲死亡者不下數萬，而有司不聞賑恤。

閨內之衆，弭多失業，少府陂澤，乃為貴戚，冒墾徒以益驕，志滋過敗，耳曷若捐之，以業貧民，厚根本乎？百官者，天子之手足耳目也。今園池雁鷺，厭餘梁粟，而公車索米于長安，絺繒絲幣，布滿離宮，颼風過之，激為遊蓬，而士曾不得為蔽膝，大吏俸薄，何以教廉，小吏俸薄，何以勸勤？曾不若舞文大猾，素封齊民，擊歌鍾，擁子女，雄居名都，比于王者，為愉快也。古者錦衣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飲食，不鬻于市，所以示崇儉也。不作淫聲異服，奇技玩好，淫巧褻習，所以一衆心也。車騎宮室，旗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

公以至庶人，迥有差等，非以厭縱貴人之耳目，而為卑賤減者，所以貞度而別群流也。自漢興以來，叔孫賤儒，不能佐高皇帝定制，立畫衮亡國之俗，令畏女無限，貴賤無數，迨及孝文，賈誼言之，而不能用。建元以來，孝武用之，而非其道，富者恣所美好，貧者自不得自立。民之趨富侈，如流水，而避貧儉，如烈火，至乃弄法干紀，刻章偽書，椎埋攻剽，劫人作姦，掘塚鑄幣，走死地如驚吏禁。

源由上

非可移咎。傳曰：為國以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與其奢也，寧儉。願陛下以儉示天下，悉

罷無名之征除無益之費宮殿苑囿不御者盡詔勿治嬖
幸請求各以義裁與群臣通經有道術者講求先王之制
創制定法辨章服立等威務令禮本以定漢家之盛使天
下曉然知尊者不為亢卑者不為屈隆不加多殺不加少
遣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檢討奇衰一道德同風俗如此
則奢僭不生而上下有制皇極之統復太平之業建矣

遵

祖制酌時宜以永保治安

馮琦

五事亦見時務
透達處而規
畫其間亦頗
明確

臣聞緣法而治者要在識大體持法而議者要在急先務
法以一天下故先王創法後人循禮雖百世不變者大體

也守祖宗之法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擇今可施行者而
從事焉先務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明約束修
制度其所為章程功令至末年而始定繼世而後因故業
蒙遺策而莫敢易制為萬世開業如此一非至善不弊者
哉願天下承平日久法漸壞于目循弊漸生於玩愒及今
不為申飭則頹靡不振必至于極重而不可返天下亦且

安常習故。抗弊巧法。而莫之誰何。如此則失所以立法之意矣。臣竊以為宜勵精祛弊。定畫一之規。復祖宗之舊。而勿使弊生其間。令上之詔下。如懸衡石。輕重較然而天下亦且兢兢奉法。不失尺寸。則上下無異意。此安寧之術也。謹開款上陳。惟陛下留神采納。為一明官守。夫明王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載在諸司。職掌者可考。鏡也。如監司。職在激揚。糾察淑慝。則寧折勿缺。守令。職在撫循。守法循理。則寧寬勿猛。此定制也。今有司新進多英敏。而乏渾厚。監司老成多持重。而少夙裁。甚者下官可否。不待報專與上意相左。而監司反溫其容。屬其言。以釣謙和之譽。職事不修。名實相紊。亡過此者。臣以為監司以守己端潔。雅持憲度者為最。守以清心省事。安靜不擾者為最。若容下持祿。及尚一切武斷者。雖有賢聲。悉置下考。其賢不肖。必以功實為準。撫按不以實聞者。必罪之。蓋賞罰其舉劾之人。則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定。而官守所由辨也。一

定律令。蓋洪武元年。初頒布大明令。其六年。乃裁定大明律。以示天下。其後臣僚所謂一時便宜。復著為例。所以濟律所不及。而與時宜之者也。然律例紊則祈請托比。日

以益滋、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何以匡元、之不逮、謂宜
簡明習吏事之臣、更定其繁、復細加發明、律與例不合者、
並有所取裁、而要之以律、為準、則官不得以意、為法、而吏
不得以法、為奸、此治體也、再照 祖宗時、刑獄並無淹禁、
歲時者、今有司不詳推鞠、概從延緩、有罪者不以時伏法、
而無罪者久繫待讞、甚者指實以明之、鍛鍊以周納之、即
駁再問、率以案獄既成、相視唯諾、此並屬違制、而不可不
亟議革者也、一議 宗藩宗藩仰食縣官、歲優祿而逸之、
然因初親王祿米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迨

減之法也、

祖宗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宗人府俱以名聞、

蓋變通之意也、今嫡長世及支庶、迨降名在玉牒者、三萬
有奇、即蠲天下祖稅之半、不能贍也、謂宜自將軍而下、才
且賢、一体叙用、準以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兵符、其他
有虛名而無食祿者、盡弛諸禁、農工商賈、從便為之、臣讀
廣陵豐林之奏、或欲開選舉以為仕進之階、或欲定子女
以杜宗室之詐、則為宗室者、曷嘗不欲變通哉、今誠按而
行之、則國賦必省、而於祖制又不謬也、此計之便者也、一
飭學政、臣嘗讀卧碑而見廣厲學官之意、當是時、督學諸

臣必簡經明行修孝弟有聞之士不稱則寧他授而為是
官亦多以道自重人莫敢干以私至於今而督學之官少
輕以虛聲賈譽高坐待廷俸實一開人懷競進故邇來士
習頗稱剋缺且督學歲一試諸生與諸生一再见耳教條
之外無訓詞校藝之外無他說何以收其放心而改其故
步哉宜簡學行兼優者為士師表飾躬敦行不為私交
勅內事宜並宜著實舉行不得以虛文應命而又尚貞靜
以消天下躁進之心則士風可正而吏治未必無補也一
同風俗

祖宗時居舍章服各有差等大夫士民不相奸

也故仕者各隨其秩無秩者雖富無所芬華要以別上下
之等杜奢靡之源今遊食之民無斗食之儲而媮衣以苟
旦夕之適富人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以其富厚冠蓋交遊
夫俗慕其所不如而趨恒相率而靡耳近時雖嘗禁之而
法有所不行則人皆莫其不行久之則行者亦不行矣謂
宜特下明詔令士大夫敦朴崇儉以為天下先而民有
因仍舊習者並違於理而尤嚴于富厚之家使貧富不相
耀以和其心則風俗正而教化可興也此五者非臆說也
不過守祖宗之法不失其舊酌以時政令可施行而已

譬之於樂，笙磬管鑰樂之制也。徐疾高下音之節也。天下
未有制不備而可以言樂，亦未有不察其宜而可以稱備
樂者。此化理之喻也。臣伏見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
共臻蕩平之路，故臣敢布其愚。惟陛下財擇。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疏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一本懇乞修舉陵廟曠儀以光先
德以垂典制事。切惟國家之事莫大于祀典，祀典之起實
由于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可厭而聖哲
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在列聖容有欲為
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于今日者有二：
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
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
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

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
行道之人歎歎歎息臣嘗微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駐營
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
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
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
廢之于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人心矣國家修明
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于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
祀于其陵而矧稱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
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
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迨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坟墓
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抔之土一勺
之水且天下人心腕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即其原
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
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体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
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
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
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于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
變國家定、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

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鸞輿反正宗社寧謚聖
子神孫所以宴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
哉迨升遐之日謚號並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
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
時時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足旣
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
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
于國制終屬缺典臣等侍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題請祭
其遣官行礼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

陵行春祀禮臣象春忝扈從之列見我皇上于景帝陵躬
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
祭于陵而不得祔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缺然于茲者矣
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
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
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窮廣仍量陪皇城增建明
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体修
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
德其于陛一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

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稱
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成祖之上則倫
序匪宜而位于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室殿英廟先而景帝
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
禮臣等切以爲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爲進一廟
則當祀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于祀
廟惟于歲暮禘祭時出其主于英廟之下則親、尊兩不
妨碍矧景皇帝係宣廟子宣廟既以奉祀則景皇帝亦屬

應祀之數天意人事有違會于今日者仰惟聖明在上盡
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祚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
敢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
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臣等不勝悚息俟命
之至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鄒德溥

古雅之氣不減蓋愚誦匡衡治性正家疏心竊偉之然亦惜其不顯繩主
西京至剛克之
說尤為識體

愆備陳國憲而淳以儒說進也夫元帝優柔不斷恭顯覽
樞許史亂政王氏之釁亦漸以萌謂宜陳剛克之旨闡威
如之吉使其君收政於刑餘節權於外戚對揚宣帝嚴明
之治以永垂家範杜絕釁萌豈不亦精忠訐謨哉而衡不
及是即議根六籍文辭爾雅君子有餘憾焉愚故本據衡
指悉其未竟試擬一篇奏曰臣愚竊怪陛下何舉先
帝治安之業而猥從衆處紛更之也諸儒生大都稱說先

帝治過嚴而款。陛下以柔道為理，則臣竊過焉。夫陛下下則豈患柔之不足哉？臣觀陛下即位以來，賑業貧民，賦貸種食，又詔損膳，減樂府，負省苑馬，以賑困乏，罷宮館，希幸御，減穀食，馬肉食獸，憐士卒，踵死罷珠厓郡，慈仁節儉之德，雖三五曷加焉？然而太平未臻，漢業浸替者，過在任性之柔而不務以剛克也。夫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剛明果斷，鎮肅之才也。然而或以刻礪厲世，柔和溫厚，撫循之本也。然而或以優容長奸，則一為而不知所以濟也。故在書：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陛下之

恭儉慈仁，然猶以柔道進。臣愚不知何以攬政權，杜奸萌也。臣聞君德以剛為主，高皇帝本以英明果斷，興建大業，是以宣帝遵緒，續功，丕承家法，世儒猥見文帝恭儉靜嘿，稱焉。柔德以垂世範，不知文帝所以安瀾四海，幾致刑措，乃以剛致非獨柔效也。試觀丞相之命，割愛於廣國，弄臣之治，抑情于屠嘉，此豈慈柔所能辨哉？今不深原文帝之所以治，而妄變更先帝成法，毀蕭為竅，胎不幾之變，隳世續之基。臣愚竊謂陛下惜之。陛下留思剛克之旨，獨操宸斷，見賢必拔，知奸必誅，不徇近習，不惑群言，永法先帝，嚴

明之法傳之後昆此萬世太平之基也。臣又聞天下之化始於閨門。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夫正家之道。非剛不立。溺眖席之愛者。不足以貞度。牽帷墻之制者。不足以持法。在易家人之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者。世見以為薄於恩。然而吉。生焉。嘻嘻者。世見以為洽于情。然而吝。生焉。則閑家之道可觀。已古者。聖王情欲之感。不介乎容儀宴曠之私。不形乎動靜。妾不並后。庶不配適。國政不預于宮闈。朝權不干於外戚。是以百姓觀德而化。咸歸於盡。若乃卑得踰尊。內得攝外。則佞巧之姦。投隙而動。以亂國家。事固成于積習。而禍多伏于微渺。陛下幸留意觀省。毋蹈周幽秦政之轍。使漢業頽然不可復振。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其柔危其剛勝。臣衡竊恐陛下之以國家垂成之業。而徇無當之文也。

請脩改曆法疏

鄒德溥

考覈亦為歲悉而改正處尚無確論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堯典約四百餘年論曆

象者半箕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蓋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待焉以脩政庶待焉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律曆也日者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夫使孟詵殄滅攝提失方即歆釐百工而熙庶績何繇也是以聖主欽之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法也許衡郭守敬故稱理數兩積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七蓋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

勒斯容成以未未有也故以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
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與
毫髮不爽則臣之所不敢信也自皇帝考定星曆正閏餘
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羲和之官四宅而稽
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不足以俟舜也
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
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而不
已遂與曆錯臣以爲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

盡如天何也夫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
纖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焉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此於積分之盡必有
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歎
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臣稽自古曆法由黃
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高而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訖
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訖
元凡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歷
三百餘年之不爽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事而

疑今曆之不能無差者四、正統十四年曆冬至夏至盡六十
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未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
夫記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抄、而
閩廣之地乃睹食既、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
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
日月食、輒曰監曆云何、曰：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
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脩改曆法者衆矣、而獨楊廉任
以爲日食足徵無差也、臣不知濂云無差者、特謂報食云
爾、抑能任其時刻分抄起復位分之盡准乎、廉嘗稱歛人

鮑泰希曆書、以爲妙傳、而鮑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
疑者四也、即今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時
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法
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異之、臣之所請者
非歛舉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願陛下下詔、延訪四
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時人之子弟、內諳曉本業、善于書
算者、令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
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末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
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躔離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躔

度紫氣月孛羅暎計都之類視元至正以來有無舛錯又
別延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運筭轉歷如洛
下閤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
時即幸而無舛可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道知立法之意
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載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音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彼且
于每歲之正而命申考矣今獨柰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
舉哉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頌
太平臣以為宜考天地四時之盡測順陰陽以定大明之

制為萬世則此天之所以待陛下也故竭誠以請惟
陛下寔圖若之

自不失漢人風致

而詞簡意悉

史館中可稱逸

才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劉應秋

臣幸以孝廉為郎竊見永光以來天地失常災異存至欲

消滅百異以致衆祥莫如功課吏陛下幸以臣言為然後

下明詔使臣上其事臣敢昧死竭瘁臣聞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以能進官則和氣致祥嘗讐渾淆則戾氣致異古

聖王在上而國無災眚者則功實稽而吏稱其職也當今

邪正襍揉白黑不分一人之身月異而歲不同飛蓬之間

亦在所賓牀第之言聲聞于外二千石以下名實不相應

原其所以則毀譽得行也毀譽之所以得行者由上無成

法。吏。之。舞。文。者。得。在。繩。之。外。以。為。姦。利。昔。我。高。皇。帝。初。定。日。不。暇。給。章。程。草。具。宣。皇。帝。綜。核。名。實。親。自。勉。以。課。功。能。吏。治。蒸。一。祿。良。然。有。司。惟。計。薄。具。文。網。漏。于。吞。舟。矣。今。陛。下。承。天。心。發。大。業。思。天。地。之。戒。異。一。稟。公。法。廢。私。術。臣。愚。以。非。廣。布。課。吏。功。令。不。足。以。弭。變。而。召。和。今。群。臣。之。為。陛。下。謀。者。謂。漢。家。自。有。制。度。何。釋。畫。一。之。法。而。紛。更。之。為。夫。帝。王。承。啟。易。變。亦。各。並。時。而。隆。易。曰。窮。則。變。一。則。通。一。則。久。今。課。吏。之。法。不。勝。其。敝。盜。賊。不。禁。赭。衣。半。道。謫。見。于。天。日。月。無。光。雪。霜。夏。隕。居。今。之。世。猶。憚。改。絃。更。化。因。陋。就。簡。

註。誤。人。主。莫。大。于。是。則。群。臣。之。計。過。也。臣。愚。請。于。六。條。之。外。令。官。長。得。以。考。功。法。第。其。官。屬。書。代。紀。過。鈎。據。具。尚。功。當。其。事。者。賞。功。不。當。其。事。者。罰。奉。職。循。理。者。賞。欺。謾。避。課。者。罰。譽。者。不。能。進。非。者。不。能。退。遠。在。千。里。不。能。飭。其。辭。直。湊。單。微。不。相。踰。越。是。以。有。功。者。上。無。功。者。下。蜚。語。不。行。欺。言。不。聽。吏。治。而。民。安。之。祥。和。生。而。陰。陽。得。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觥。共。祗。之。獸。則。是。考。功。法。行。也。故。曰。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鉞。利。以。譽。為。貴。

以毀為罰。明主不能辨官才。察官薄。課功代。庸君不難於殿最矣。惟陛下蚤圖之。然臣又聞之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陛下令臣奏之。出因與公卿廷臣可否之。陛下令臣議之。退而與左右近習是非之。寡不敵衆。踈不勝親。臣既無息壤之盟。以結陛下。臣因多言矣。然臣獲幸陛下。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悉所聞。竊推考功法條其一。二。以省災異參否。臣謹重封昧死上。

陶望齡

正紀綱厚風俗疏

篇通無一字不
稱右雅兩指摘
時事尤可謂
識時

今天下紀綱頽解。風俗靡壞。逆象成沴。鬱為災厲。民間垂白之老。共相嗟異。謂百年以來。未嘗見此。因指以為大變。臣愚莫知擇言。竊謂今日之患。有什伯水旱者。紀綱風俗是也。炎赫上亢。下焦聲利。焚灼餘燎。愈熾金石之士。解體流俗。滲漉之惠。屯膏釜鬲。命之曰旱。決遏隄防。浸淫無紀。象恭滔天。陸沉波流。命之曰潦。人事既善。雖有天災無害也。禹湯是已。如同而不更。日以轉甚。雖歲書大有。何益于治。臣不勝欵。輒敢忘其罪。為陛下悉縷陳之。臣聞

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不交而下不安。易之否曰：天地不交而上下不通也。漢臣徐樂曰：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夫不交為否，而不安為土崩。陛下撫泰寧之運，建泰山之業，何樂而令出于此？君與群臣一身也，首反頤而足却，心有慮而目昧，今心不慮形，首不頤足矣。朝講罷廢，動以經，歲章疏批答，匝月迺下，或便寢閣不報，臣庶皇惑靡知。所繇有託身禁庭而迫若萬里，况于疏遠則朝廷之與臣工不交者一矣。公卿搃權臺省，匡議共濟，謂何耳。今大臣所是，小臣所非，相援相訐，佞成曹偶，下以非法爭法，上以

煩言止言，竊簡寫律，負薪救火，弊以彌甚。或一議反覆而數月未定，一語糾結而累牘不止。殿陛之上，幾若訟庭。大臣之與小臣不交者二矣。漢詔刺史十二條，大半以治不法吏。今撫按監司養交持祿，但拘科目，不問臧否，及所上考課撫按索之，監司索之，郡縣郡縣轉相告索，刻牘所載半其自署，黑白側置，懵然不知大吏之與有司不效者三矣。此者飢疫頻起，上廕聖慮，禱祈蠲發勤，至厚守令號為親民，僵仆滿日，啼號盈耳，而漫不為意，守令之與百姓不交者四矣。兼以兵不安，營伍而虐將帥，仕不安，官

賊而希捷徑。愚者不安。愚而效巧。貧者不安。貧而致富。此
臣之所謂不安者四也。上則朝廷而追縣令皆不交。下時
奚堪。下則昨隸而追卿士皆不安。上將奚堪。今已盡壞。後
當如之何哉。精神不運而問紀綱。紀綱不調而問風俗。馬
不進而策車。街不設而咎馬。皆大謬也。奇譎交切。日新月
盛。當事者治之既不可容之。則愈恣懲。羨監覆對而太息
陛下又置之不圖。天下何賴焉。以臣之愚。觀今日之勢。皇
上聖武明睿。治非難成也。蓋朝講具文也。召對故事也。然
宣上意。攝衆情。天以地交。臣庶以安。以斷國是。則議定。以甄

材品。則選公。以章軌物。則行必高。拱端議而五利附。臣故
曰。治易成也。臣聞謀國者重。則法重。然古今重臣有二。權
臣重于蔽主。良臣

天下窺見君相之間。不勝

隔絕。故物情疑而執政輕。

而主威奪。陛下誠親遇

輔佐。與之朝夕。更引六曹臺諫。陳策畢議。二三大臣。相與
揚權。其可否而致行之。則臣主相合。以成其重。而國體日
尊矣。自古堂陛不交。而能成紀綱。格者。臣未之聞。陛下留
意採擇。敢冒死以陳。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陶望齡

因早修省陳言時政疏

言之可謂憤

激庶幾痛

哭流涕之談

而骨力稍為

未旺

陸其奇 天下之勢如漏卮。汎江海濡衣。褐解幘被。叫呼狂。碩塞。又震擊之。雖童昏之人。猶知其難也。今東南閩蜀之間。旱荒幾歲矣。賑發而公帑盡。假貸而巨家盡。因仍累年。而權宜一切之法。盡蔓延千萬里。而轉移交輸之方。盡挾此四盡。苟旦夕以待。今歲曰庶其有年。而猶不免有衝飈怒濤。震擊之患。雖臣至愚。猶為國家憂之。今所用以弭災變者。臣知之矣。上曰飭屬下曰條奏。憲令具。議論彈。上下交儆。

盛美可載而災變卒不可弭。徒滋文言無為也。坊市兒童
共揭持土龍紙幢。噏趨赤日下。其于致雨萬不可得人
皆能知之。文言無實。何異于是。行令者曰。申飾未嚴也。嚴
矣。而沮格猶是。進陳者曰。條奏未悉也。悉矣。而寢閣猶是。
上不能以一令行于下。而下亦不能以一言行于上。舌燥
耳煩。生息取厭。臣竊謂上下一間耳。呼召之不得其應。籲
號之不能聽焉。况茫上天。而欲持宣言。責之感應。不亦
誕謬哉。臣聞古者君相之以天下任也。其言曰。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自王以降。至于卿。至于

士。庶人各有所省。咸引愆于躬。勉率厥職。未聞有交相委
過者。人君天之子也。謹告存至。時自責不暇。如曰。豈專在
我。百司庶僚。責且愈分。更誰為天子任之。臣又聞君者陽
象也。臣者陰象也。各得其職。則交成。其和陽主仁。陰主義。
仁逮下。義急公。故好生宜在。天子奉法。宜在有司。無使逞
為逆。則成珍。古之刑人也。不以春夏。不上于大夫。不得已
而論一人。必于市。士三奏之。君為之不舉樂。不御膳。其于
罪辟如此之重也。故好生者不通庖厨。况其甚為者乎。今
世法網弛漏。有司或以仁為名。未有斷然為上守法之志。

而一二大獄。宥出士師。辟由聖上。或于讌樂之中。薄示刑罰。是群下反竊仁壽。而朝廷反有嚴祿也。陰陽乖迤。無大于是。且人主即天也。暄之則日。濡之則雨。為烈日。為甘雨。是在陛下。其又奚讓焉。陛下即欲屬諸司。何不一臨朝堂。以獎率之。即憂刑獄寬濫。何不節喜怒。身為之平。人主誠為天下任。過則大臣必為人主任。勞小臣必為大臣任。奔走各自任。而功日就。而後議論日省。誰敢有慢令不恭者。故臣以為今日之務。在有實事。而其倡在皇上。惟垂意裁決。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今有人乘漏舟。遠海。遇風。恬不回顧知懼者。必非人情。臣願陛下取今日之勢。而試惟之也。天下幸甚。



